白榆集

白榆集卷之六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一

與沈君典

足下之行惨淡自傷長河落日高丘飛煙無物不足助僕悲心吳門作數日留雄豪千古要離專諸遂覺傖父相當其時若不使而在恐便有雷電破山吳王試劍石且寸寸裂故不敢與諸君俱仁兄還宛陵大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妒足下掌上兩明珠孫夫

人不作漸臺魂幸矣雖東吳亦復苦潦徒跣露禱不佞視往歲加虐焉而冬春間僕率邑民大修隄防先事爲備今年敝邑得獸不爲災此中士民咸多不佞成勞知仁兄憫念不佞篤至故敬以聞足下昔爲上帝仙史今作人間歲星既取貴仕又享榮名天祿石渠足稱遭遇五嶽四瀆不失逍遙所取諸造物多矣虛已以遊於世聲垂天壤他日竹素之烈固在也今願足下第優游郊園勿以天下事挂諸眉端入口之計更不必問天下大矣寧有餓死沈郎哉即銅山

金埒不敢願足下有之福不可過樂不可極此固慕
愛惜亦誠天下正理今足下已無不足足下如猶有
所不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稍留心絲竹此無
損足下千古英雄英雄或逃于此未必根之至情郎
至情小有所鍾正亦何害足下故自知不佞饒舌乃
爾開之忘機人胸中亦時了了古人有言富貴他人
合貧賤親戚離世人恒態某公多容以此乃其淄澠
故自無恙不佞無他腸直以闊踈多過閒亦勉爲愼
密時露故態數奉教足下時昔之夜佳言如屑僕腸

怒而陰伏之門多投刺往往難以理遣大都文章交游雅不宜於此官不佞不敏自知失足雕蟲又誤聽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性之所近非藥石可攻乃覲仕宦有口不談文門不通客索居自全宜可無咎而又或以他故致不佞併容頗廣而心常泊如自信亾慾以故處溷雜之地立風波之中而汚名不得及是不佞雖踈亦有以自全非全孟浪者惟以踈故過亦不少矣足下幸終教之孫夫人三詩是足下代為之雅麗纏綿為寒荆回環讀而

解之寒荆喜形於色矣嘉惠種種具辱深情女蘿之約幸足下勿竟寒盟不佞家世人材或不辱足下宜城去甬東數百里山川不大遙若同築室武康山中作比鄰復何言惟是不佞貧貧非足下所棄也如欲得富人世豈少季倫君夫輩其誰不願一當沈郎不佞之拳拳仁兄亦非以太史公故如君典布衣蕭然更自可貴爾日下正擬遣訊而信使適來甚喜遂令與使者俱所願孫夫人舉一嘉兒豈忍以不佞故詛孫夫人弄瓦姻連之期何必今日足下貫吳姬王百

穀巳賦之矣僕亦渙然捉筆開之別後復來宿竺頭三日今去客江陰臥白雲小君山上不佞業詒書促之東矣

與周元孚

一別足下豈惟相見難即寓書亦難寓書楚中則足下入長安比寓書長安則足下又南茫茫震旦亦大泬寥何故人之難尋也首夏聞之至自錢塘君典至自宛陵其他二三同聲咸不期來集傷離合歡握手相勞頗極綢繆之義寫宛篤之情乃獨不見足下臨

食而歎彷徨以悲僕生平踈朗通脫寡所嗜好獨有
金石契分屬在深中不能自遣年來謬挂世網孑焉
離索垢溷滿于堦序煩囂結於肺腸伐木之懷益以
成癖嘗妄意仕路險艱世味淺薄誠得退遯荒野栖
于幽絕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
泳紫鯉佳晨載臨淑氣始暢良朋聚首時而隱囊紗
帽時而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浦
咏則冷風其度巖嘯則空谷響荅以此卒歲復何羨
人間之浮榮哉僕偶以薄秇收虛聲當世本無器具

足采至經濟大業尤先生平所短謝幼輿自謂一丘一壑差可當之足下天授英姿身兼數器氣壓恒侯才擬千將持以用世樹立必有可觀而近亦頗抱耳語之嗟才大用小往往託與郊園夫從古賢豪功名非可力致時至則取之故商山之軌足並漢傑鹿門之聲不減隆中足下故用世長才要不得逞時獨駕若進不策名麒麟退猶可投情麋鹿使僕得手拍足下之肩共探鴻寶于枕中拾瑤草於海上即天地可遺而況區區幻泡過影哉僕居此中取則龍蛇不敢以

穢德自點爲世人所摘亦不屑作諂于面孔爲俗眼所憐僅而遠於利害便可抽身髫鬅第五岳三山近垂眉睫矣足下努力自愛良晤何期我心悵結開之類

然自放終當是烟霞中人君典過吳門買一小姬歸沾沾自喜然縱衡用世情未去懷中也而君與謂僕爲文字交謂足下爲經濟交其然乎足下居郊園儻能杖策訪我吳會一盡要言錙三年積抱亦天壤間一快事

奉張鳳陽公

某不肖幸得隸明公掃除之役明公之陶鑄宵人雖陽春乘令而吹萬之悅物不過也某故曲轅下材得不大淪落則亦惟明公之玄造在當是時蓋亦相忘于鑪錘之中罔知所德及一旦去樂土履嶮岨風波難人叢棘載路然後知疇昔之微幸不淺譬如品物苦嚴霜畏烈風而後思陽春耳三吳故囂虛文勝而俗靡人情物態所不敢盡言大都難處之狀非一而某自直躬坦中以虛舟遊于世人固無難也蓋風波由人作亦多自取某抱其款款之愚不習爲世人機

事郎門外機事山積不以一掛其肩端令且漸以踈直無用見覔儻得免于大戾無爲明公羞是明公之教也小吏回拜明公華牘中殷殷多衷言居然父兄子弟之愛捧讀沾襟誠感之矣承明公囑去吏取小集文執非爲令事然不敢向長者自閟而敝同年馮開之爲甚强刻武林益以近藁埀成矣容嗣請門下令弟秊上舊刻非敢衒薄秋買此虛聲勉爲知己敬道小吏候明公百福不盡拳拳

與唐惟良

客歲長安把臂相視而笑遂吐肝腸金石之言冷冷在耳何能一日去懷中僕以小吏走馬走淮泗上足下乃亦抱其磊塊戢翼江沚維揚去下蔡山川不太遙兄賤區區入行并廢自後僅一脩候下執事屬行李北上郵筒空回既而不佞以吳會之役抵廣陵則足下又赴江以西之命日月云邁寒暑感人眷焉同聲悲風謖謖起矣足下天放賢豪凌空躡虛入極湫隘浮榮幻泡坐而懸解聞過真州時父老擁馬首以萬數留三日不得行足下之為令如此實千百年來

所寄靚便足自託于世從此推挺不負男子硯中脣之徒身都將相軒然鑫紫而百姓見之如途人者奚止萬里也不佞窃俛首下吏屬當孔道第安義命直行其胸臆不知有人間榮辱事要自度非青雲貴人回盼丘壑煙霞不遂願足下早歸來共訂入林之期天下事大槩可知矣翁徐二令來乃得附此椷短言寂寥未盡積抱二令温温雅人足下當自賞識游及

與王百穀

之近作書一扇頭奉去覽教西望長江悵矣心飛

胡原荆侍御真磊磊丈夫死不足哀貧又何傷要自日月行天雷電横照六合媿鄉生小才無能揚其大者世有此人而不佞不得一當今九京不作矣痛悼何已胡之所善顧君往歳入京十餘不佞於邸中不遇比不佞出都門追及于報國寺作長夜之談覩其人殊英雄豪有力雙臂如鐵自言持大刀殺賊狀使人髮立飲酒盡不佞一石猶言不佞貧借大無酒醉客也此真胡公友得見此君庶幾胡公不死王山人旨此兩公其人當亦快士幸致鄙人傾向墓銘書兩

過去一致胡氏孤一留先生案頭別來念先生良切何以慰我

與李開府

往歲君侯建牙海上卽崆峒使節扶桑大弓不過也而僕以一孱書生襲故緼袍負杖叩轅門君侯一見降階把臂遂吐五衷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夫僕亦大難相矣將索之下形骸則僕孱然六尺白皙纖瘦殊少丈夫之槩叩其才具則力謝縛虎文慙雕龍固里中兒所不敘君侯何從得之而一見謬賞

引為相知僕且至于今不能自喻其故況他人哉疇昔之日海上貔貅燈前鷗燕僕想而豔之何時再把硨磲埒君侯髯作一快語也疆圉之事方倚重君侯君侯安得高枕而臥天台石梁之上幸尚為蒼生彊起僕自別麾下日淪鄙賤刀筆之役不足奉君侯談衲僅以寒暄常語小展三年闊懷伏惟君侯亮察

與周國雍吏部

某之居由拳蓋三辱先生薄蹏矣自顧虛薄何以得長者綢繆之歡若此身為賤吏賢士大夫奴視之冠

蓋東西行而過青谿某卷韝負弩伏謁車轍馬足下塵加于額矣不謂郎讓偶作好顏色眄睞或得一二溫語則大喜出望外以此日淪泥塗望貴人長者如天際眞人不復敢以姓名通郎以姓名通乎所省答羅矣而先生歎不自尊重時時折節存下吏每讀八行何款款篤至也以爲不肖某作吏小有狀而收之乎則不肖某之作吏實無狀雅不爲貴人長者所假借以爲録其雕蟲之薄技乎則黠驢耳此何足當有道門下而謬見拳拳引爲知巳此先生之自爲長者

其何德焉然某蓋以此益自濯磨雖濩落于世猶有知我者奈何輒自棄爲而某之作吏實不敢過爲非薄以負長者采聲華于士大夫之口某則奚藉若問之閭閻父老亦無大罪過無論宦達庶幾不內慚冥冥而外挂昭晰請以此報知已天道降大眚于二吳今年復遭雨潦不省先事爲隄防以障水邑得不爲災然徒跣踉蹡亦良苦矣入暑遂善病吳山人來以病見山人齋頭甚驩而莫廷韓與俱遂乞得廷韓詩及小景奉獻某爲言先生向慕廷韓廷韓神脉脉往

矣吳山人快士文藻翩翩娓某爲吏貧無能厚遇山人山人亦故脩然自稱披裘公不敢漫以他客禮污巇賢者此眞不辱周先生拙集久閟不敢出爲同年馮開之强持去重付剞劂工旬日且完完當持一册請教大雅此非令事業不能自閟行懼薄技爲先生何以終教之某不勝大願

奉劉觀察先生

吾師單車迢遞萬里入黔中某無時不翹首南雲焉蠻五谿瘴癘毒淫言念吾師質身涉其地能不悽其

以傷時行悼詢鴻雁云吳遯來絕無滇南士大夫宦遊之蹤亦無一相識官南中者積不得郵筒之便每欲遣一价至候郵長萬里遠道而止顧維長者平生之義若何而濶跡至此良遠于人情悚焉知罪矣六月中旬有言通州顧觀察公以入賀行蹔過桑梓某遣急足即其家訊門下蹤跡乃知吾師羅尊公憂還蜀五內摧愴為念長者間關萬里蒙櫛煙霧[illegible]勞孔多復抱此大痛焦萃西還行路嗟傷矧在不肖不肖某居頫一歲日夜湶滌加之以勤惟恐〻且瑕纇為

知我羞自以穎川之治可無大過江以北監司諸公
久且亮不肖奉職循理朴直無他眷注頗多異等則
以淮蔡間一僻壤小邑人情簡質冠蓋稀踈將迎既
宜俯仰無難第視身子民一行其胸臆足矣而偏鄙
少士大夫遊客羣情多口之縱衡監司諸公之采聽
多寄之閭閻編民以故不肖得少展其尺寸當以暇
日理四封之事人稍稱平受知王者志行既孚若居
彼中或庶幾免乎監司亦惟相愛顧不肖久於小邑
不肖亦惟安之詎謂量移之　命從中出時詣梓府

臺見遮留者數千人不能得不肖與彼中諸父老大慟而行而自抵吳中吳中事體與江以北大異雅不與性相宜吳中之俗好虛浮而不肖簡直吳中以將迎儇巧爲通人而不肖身有傲骨又不幸早竊文字虛聲而此中爲詞人遊士之藪其贋相錯且多吳越故鄉門中之刺日滿一切屏門却掃即多失望而去橫作口語贋爲延納采浮獵譽易生悔吝三吳外號腴壤中實耗虛民貧賦重詐僞朋起富者鐘鼎豪奢貧人采息能此而食遊閒公子以百金置酒以千金畜

奇珍寶玩而閭閻小民以數口男女易斗粟者猶
新邑則故雲間兩大縣之割惡壤棄土也四方有罪
亾人之窟而姦利之聚落也兩歲來役甚大蘇事如
蝟毛不肖其以身肩之作甚行頭陀奉職循理視身
子民一視居頻晴而拙益加焉將迎儇巧既非性之
所近勉而爲之此機不熟取罪必多譬如嫫母學爲
巧笑不足取憐益增奇醜故不肖今務一以拙直自
命不敢以呰窳敗德亦不願以通人有聲幸無大戾
負平生辱門下而可榮進非所望也某雖不能以滑

稍委曲諧俗趨時而自守頗嚴泥塗不及久而亦且以愚疎無他見原甘心者少如是或庶幾免于大戾乎伏惟門下教之不肖命薄三十年來饑寒摧折凡世間之艱虞亡不涉歷僥倖一官百憂煎人今如蓼蟲久居蓼中相忘于苦矣要之青雲骨薄紫煙分深聊成薄遊之名願附勇退之義然非吾師之所望不肖于疇昔者也奔喪以來貴體安否諸公子讀書風氣日上足慰鄙心西望峨眉緬邈逖矣懸神不盡耿耿祝蘄崇參

與顧益卿觀察

往歲蒼黃出都門得與先生把臂毗盧閣上一夕雄談略盡寥廓奇事平明上馬先生入都僕郎長途酸風淡日煙沙障人回望低垂覓癡欲絕已報先生崎嶇萬里單車入滇中僕亦從游徐之間踉蹌奔走每逢睇彭城落日芒碭長雲則想見先生英雄氣色無何渡江東來益苦賤冗南天寥絕音問久疎日爲胡原荆侍御談驀研鄉先生胡公金石交臨文含毫抒寫磊砢居然臭味更思先生碑文甫成寄王百穀百

穀書來云輶軒以北上覂過桑梓使人飛動咫尺海陵如隔黃姑津矣先生天下奇男子無論胸中呑吐六合蕩滌千古卽神力勁氣何數龍門公渡鴨綠江文慷慨忠義闊而不踈英雄哉某孱書生耳纖瘦白皙宛宛如弱女子顧無朱亥之壯而有要離之心以此區區謬爲先生所收時方困一小吏砥志束修屈體自畀大都細人瑣屑不足聞于長者而世遂交隘方且以嚕唣駭俗此大可笑夫神物何常至人避變鉅跡宜朗不難幽玄大聲砰訇忽焉闃寂進則闊步

天壤退則立枯山林終期與先生滅跡塵坌抱影雲霞今吾與先生事大略可知矣生天有途無墮苦海伏惟先生熟慮焉吳越山川雖秀美殊少峻絕幽奧之致要之非五岳不足寄吾兩人逍遙先生將選何山之石乎抑尚雲閣情深煙嵐道遠也胸懷孔多握管欲盡了無端倪何日得一面盡此五衷開行李遄北倉卒遣訊殊屬草草胡侍御墓碑一通奉往都門別後賦得長歌一篇久未寄上今書扇頭并往

與開之

西湖五月主人今千秋欣賞何當喚起逋僊同醉菰蒲
暝色第此老才致未足當足下下風然其標韻差勝
爾不知秋氣忽從何來感我自亭涼風天末君子在
懷既歎睽離復嗟搖落我心何矣不佞鄙媿中歲不
聞道乃天性自近疏朗近年以來羣動勞人萬事都
遣可兀如枯瑚但未能忍饑然亦可三日不食矣本
無辟穀術何得便爾此當是脾氣不佳然不佞則從
小若此終日不再食以為常而恒不知饑近更寡欲
益不饑生平好蔬食不好肉食能持齋累月不思醲

解此儻是修眞學道之本而所可恨者不讀奇書不遇異人不聞至論閒嘗一味道德參同皆不入也男子在世若薄富貴而不取又不能栖神抱炁入無窮之門而徒以文士託于天壤亦左矣往足下許我丹砂曷不及時努力不佞方日夜引領望足下而足下不能勤修其身之不濟何以濟人日來遨乎湖海如得奇書遇異人幸即見報安得與仁兄遂聚首煙霞水石之間共圖此事也悒悒何已悒悒何已湖上近與何人聚徊作何舉止幸示之

與肅君共

何日不聞問不任瞻馳孫夫人遂以握蘭君兩人天下有心人上帝知之矣嚮昔之夢果不虛而仁兄朗惠以芳問金石大義表表若此哉仁兄天上卿雲人間威鳳後世於史冊見姓名者方且艸然吐舌恨不同時不佞么麼乃得以班行辱在肺腑爾汝盡忘形骸不隔異代黼黻當已無窮誠又得以女蘿相結金蘭盍深更不復知不佞作何狀得此于人代間幸甚幸甚猥以鄙賤仰攀雲天欵欵之愚似不宜徑達託

在心知敬懇開之轉致先以尉令嘗敬走褰脩仁兄大雅不敢以俗調相加如能亮答謹伏地而俟後命

與楊伯翼

僕三致薄號于足下足下缺然不荅如抑雲中君冥冥空隱煙霧足下雙眼方空天下寸小子豈敢有望焉第生平豔足下才得片語便如春日南蕤以是不無少芥蒂然僕亦有以自解足下淘才賢有如是竹素上古人僕又何望望足下之念良已矣而向人言楊伯翼惟口是視楊詡一如初則區區縞衣之好都

屬五衰矣家田叔間語僕以故令僕慙愧欲死僕不肖頗修白雞絮酒之禮鄉故人大老先後物故予使相望而獨遺尊公良亦有說蓋當是時方居頼頼故僻壤下邑冠蓋罕至家耗動至經年不一通不及聞尊公訃至吳會而後聞之僕私心以爲經年而後吊不如遂已之失弔先大夫之罪且得于不報書十倍此惟肉袒以待足下又何敢求多故人乃足下猶然捐餞訊見存僕茲爲恧爾讀見寄詩以爲曹東阿耶東阿不如足下賢以爲孟德子桓耶稾藍復不滅吾

不能名伯翳譽食鳳脂麐脯但知其美爾固不得遽定其品也田叔歸便敢布此言當有韻請不宣備

與開之

足下定是上界高真謫人間世流浪混迹山河大地入眼盡空讀最後一札子闊放疎朗可謂躡虛御履實觸貫如路虛塵埃中物品胡得有此胸懷有此口吻瑣瑣細士不能有加於君卿豪末而饒舌不自休貞比犴撼大樹仰天蹋地逡巡自穢君卿上而玉清下而蓬壤大而五嶽小而壺中或佩椒蘭或入董

斟或拍磨脯或啖尸蛆或陪玉皇或偶牧豎無所不
可不俟之言未免猶有逢之心乎然區區之私則願
君卿爲龐公司馬子徽翛然清絶不願君卿爲白香
山黃混俗和光叢本末雖同風操差異高明辨之弟
讀傳記修真沖舉事則見以爲文上或好奇多寓言
今寓內目覩此事乃信世人皆有靈根鍊蒸細麤則
翊舉青漢蒙惡被垢則自墮沈淪今縱不能修上真
之道奈何終負塵機爲凶人下鬼念此泫然道心頗
生日以寂莫君卿還何山之石不使不負杖相從者

有如日然爲君卿計似宜尚爲尊公一出不佞了令日令事結廬修眞其五年以爲期過此則不佞之本拱矣卿幸速圖之

與李之文

舉犬子甫六月爾辱沈君典太史許婚事之本末具婚書中亦奇矣要之君典開之終是吾煙霞道友不止稱眷屬也君典未舉女時即以生女見許不佞以貧爲辭沈君稱正取足丁貧世有石季倫吾不與也他日快壻吾自食之不以累爾窮措大已而果生女

即走使見報不佞貽書猶未敢顯然將前辭而君與荅書輙稱神僊眷屬矣世間有此一片有心人漫以相聞為王麈尾添一談柄不佞邇來世味都空兀兀作黃面瞿曇退食即翛然枯坐萬未知何日遂超苦海爾平居親友聞問盡絕世味可知憯矣不佞故自物外人諸君未嘗爾開之近刻成奉去一冊此刻尚閟世開得此者四三君而外不以濫及幸知之

與君典約婚書

蓋昔者歲在丁丑不佞北上公車頗繫中都裴徊

高皇帝湯沐邑肅然穆莊者久之夜宿逆旅則夢入
赤墀朝見今　主上出而遇張無垢先生左掖下把
臂驩甚相與其歌錢起湘靈詩仰見白雲在天作微
絳既寤心殊異之頗自負已入　廷試大魁得君典
洎今歲夢之帝所神賚余以童子童子不肯行要一
女子與俱而後行不佞即以語開之及余舉此兒彌
月之明日而仁兒與開之適至詰朝遂爲湯餅客也
仁兒摩此兒頂許之曰佳蓋啼聲未試矣而輒稱孫
夫人且有身數當得女得女以字此兒再越月而報

孫夫人舉女仁兄竟弗寒盟豈惟吉夢是踐則金石大義上帝信之矣且其事之本末一何奇也今日之講豈偶然哉抑仁兄其無垢後身耶不腆之幣敬徼寵靈永以爲好他日去人間世棄爐茶竈携妻子及雞犬同入桃源深山中願世上爲婚姻郎安能舍開之矣

與百穀

竹箭編敘對使屬草媿不能工承教令多容此初下車時則然今爲月晡市壁見者掉臂不顧矣臣門如

帝臣心如水公以為三日新婦乃僕猶處子爾又如木偶坐堂皇上言拊循則知有令而犯民秋毫則如無令若是即日開門延客歟令見客百姓不見客也令不愛髮膚而易民五斗又不愛五斗而分于客五斗而外有不以道入一緡者請要上帝而詛之世人無論公亦云云耶今者僕世情轉淡兀然頑空矣南冠君子故王孫身有乞兒骨乞則就人人憐之則不受而復去乞誤溷賢者至為賦無衣恐終不能為若德爾亭悵敬領紅蠟三十枚助足下清夜譚名理

與以德

某抵吳會兩食新矣塵溷中僅一再奉訊尊大人及賢嫂夫人乃此心則時時注存仁兄不以百勞故置之也八月中旬見邸報仁兄有歸省之請知仁兄敦純孝結念家山某則久切停雲相見有日陡焉聞報喜見眉端矣追憶高館張燕流連達曙靈山策足日夕忘歸歲月云徂清歡不再今足下復蹔歸爲九龍地主東南湖山無一不作氣色以待杖屨不佞弟困此斗大城子亡由便奉清塵望氣則迺問程尚遥望

有飛動仁兄拜兩大人膝下與諸父老故人敘契闊罷不識便可櫂舟東下與弟一會峰泖上不曇陽師真遂證大道位列上清以九月九日羽化實籙玄言丹書僊篆僅有存者君典幸授玄教爲弟子不佞弟亦濫蒙甄收仁兄天上人道心夙固靈根必深恨不蚤歸來親見此事師旨甚密不忍匿不以聞于兄幸秘此言君典復與弟爲女蘿之契更思足下爾諸留面盡

與表黃巖

古人云同病同憐僕虛薄無能爲羈紲吏困常足下麗藻絕代亦復鎩羽霄漢失足泥塗有識揺拏然足下猶得居海上洞天淸曠幽邃揔中遠岫門外長流簿領之暇方且躡石梁泝桃源尋方平麻姑煉藥處不忝偃令而僕乃墮吳會風塵非錮形骸于案牘則磨歲月於馬鞍即洞庭虎丘邃挂眉端九峯三泖近搷几席而煩憂積胸塵沙障目終歲不得一寄逍遙此視足下更自偃凡異道靜躁殊趣矣往辱佳翰形跡神密遂講綢繆草草荅書不盡所臆茲表履壽先

生南遊名山經過台宕遂託此君一問訊足下表兄生故濟南吳郡石友虎龍之文羔羊之節初任俠烈今返玄眞聞其遂已挂名石室時采藥靈山踪跡幾半天下矯矯關尹當不失眞人

與王元美先生

日從政理之暇諦觀深省乃知文字業習殊損元神因妄求眞恍若有悟修持之要在淘洗漸頓不滌塵垢不著色相以境驗眞以事鍊心靜中所得動處用之常動常靜常有常虛久之淨瑩圓門庶幾有證夫

心不與造化合身未離魔境即遇真人挈將安往已未有得師何能爲以是知向者既奉師真之教復必欲見師真之面未見以爲悔者即妄心也

再與元美先生

某爲令則得吳中人瞯煩瀆事大都歷盡今獨意得一當王先生且又得聞師真教勅人生有此兩事即不虛塵地一塲某之拙劣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矣自分無經濟長才浮沉一世碌碌何爲日月不居河清難俟便欲解去印綬栖跡靈山長依皈有道門下

大道即不成逍遥五岳委順去來脩然作一山澤之癯于某足矣所願先生于入關後尚許小子一叩玄門某不難蓬首垢面執先生爨下掃除之役收私布腹心消可慮者某爲吏廉家無半頃之田一椽之屋上有老親似未能超然以某計之即爲官人十年而往貧猶今日爾固不如早掛冠自逃苦海饑寒之事儻使友朋愚意如此先生云何前累求大筆本見應謹裝潢一絹素往乞書鄉者見苕栄眞之作將懸之齋頭時時如奉眉宇從此以後恐墨妙益不可得

爾師眞傳一　如指教更定另錄一　通奉去大作成于
萬示教不宣

與開之

看與姻事辱仁兄從史敬謝深情張公善卷遊踪往
不仁兄鞾冠鳩杖幾徧吳越名山固不待尚平了婚
嫁之緣不佞近世緣頗遣獨有一官爲祟去此當不
遠煙霞道友寧舍聞之聞武康山中田磽确不可耕
如何卜居弟意欲從西湖取深處皈依天竺先生東
南善地更有天目山中若天台雁宕于吾兩人稱不

便仁兄一抵吳門幸即過青谿董遺小吏候行李闔
閶城下千萬勿留滯他所顒望面商去就爾師真靈
跡不俟言之更詳于君典足下聽之不啻遊化人之
國也飛刀以來吳門為弟覓一緻紫陽巾玉瓶并維
摩經高僧傳各一部

與君典

師真行後兩從夢境示元馭元美先生同夕同夢同
敎勅語云是攝鬼去非夢也吾恭以諸君遲悔為慮
此後精進不已五年必見見當授以道要如白榆落

即不得見非特不見禍罰從之其言如此使人懍懍苟居官抗節清忠念念不忘修持不染世垢官爵功業固無妨大道授道之後要須抽身若決性命之理以博浮榮蔑清淨之教以祟嗜欲豈惟師眞所棄亦太上所不與也十一月初一日龕且進觀仁兄能一至不至則幸容以聞元美先生已謝人間事屏居觀中平生親友盡絕獨猶通不佞輩二三同心爾南塘遂遂為師眞傳奉覽初成寄元美元美謂宜秘後得師眞意不妨便傳闡道宣教開化後人亦在所不禁

君不佞不作或爲遠聽好事者妄傳失真無益于道不若遂傳之第不佞居此中尚未可出今所見獨元美與足下矣元美業稍爲核實更求有道印正焉不俻

答劉誠意書

海內譚士桔屈閎廓瓌姿文武器具今天下有君侯爾先太師青田公英靈間氣古今神人道登陰符智宣黃石功存丹書義昭滄海用能光輔日月再清華夷寄情蹤於溟涬等富貴若浮雲寥寥千載不三數公北斗第六亮哉如某鯫生每讀遺編想見大人龍

德輙使青天雷電生于胸懷造物者何乃復生哲孫如君侯者是知先太師之靈不泯矣伯禽昌姬召虎嗣奭正宜推誠翊運茂明駿鉅益光先烈括蒼之轅不敢聞命縣戢門中復有李臨淮其人彬然儒生妍賢結容差亞于大梁公子僕之友也君侯寧得不與握手驩乎簿領勞人草草裁答別楮所云敬聞命矣不宣

與沈君典

師真入龕後兩王公東西分禪堂栖息其中矣昨聚

以德書來傾注足下甚雅言師眞事而豔之此君亦
大是法器人言許旌陽石函記中語數定今月若是
海內應有人第恐下官福德薄爾開之來述君典語
足下故是天上人如鄴侯子房他日雲中舉手幸無
忘故人故人卽亡狀請以守厠之役爲鄉伴侶乃下
官鄙意淸心寡慾自是我輩事積功修行縱不能證
果猶不失爲善人故當勝慾海中了此生生爲凶人
死爲剎鬼良可愍也種菽不熟猶勝種荑爲善無證
猶勝爲惡僕意以此決矣仁兄當爲天下一肩鉅太

下官計不能佐下風且為足下豫選名山以待杖屨他時數口恐未免相累日來精進若何趙太史瞿太虛及徐孟孺向道甚勇其人亦良佳兩王公為薦之師貞矣毋夫人而下安不老親荆人輩各各無恙尤予骨氣稍長當勝阿翁終媿秦家鳳皇樓上客天寒雨雪漕艘銜尾日與千夫長走牛馬中間憶灞橋驢背風景忽而自哂

與孫以德

不佞為令三歲官曆日退道心日長今則如深山道

士蹔寄市塵眼前光景種種可厭長林大壑無日不挂襟懷世路崎嶇人情倮巧抱朴守眞知其不利也老親奉佛不御醲鮮婦也賢明頗甘貧賤去彼浮囂還我故物澹矣何求足下呼順風揚嘉聲旦暮公孤願無以榮華而忘道素卿自靈根法器益以修習是爲功上加功若徒崇階榮名而已即竹帛所稱終似與性命二字無與惟足下念之

與田叔

三十年流浪幻泡結習世緣然自度身過多心過少

靈根固無恙天似不欲使慧業文人永湛苦海竇啓其衷翻然從摩登伽幻業中回頭極力鍊磨滌除玄覽每自紛拏閒退省家山伴侶無險田叔夫種種色相都屬幻妄圓明了照不出虛靜中來顧法界無妄不生真必無垢是名為真清淨必不擾是名為真定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懲忿不知遇忿能不動不平居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不若無事閒然遇境輙亂則為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至性如如乃為真空不肖今為令諸塵囂攫冗勞形

滑稽無一不備以此鍊性近頗有得力處若習氣根株芟除爲難爾足下靜中所得何如靜中操持遇境不亂必如此此加功似爲喫緊足下何以敎我曇陽大師以道家虛靜兼釋氏圓通而從精嚴實相處着力敎本人倫理兼性命眞吾師也離合在手去來無礙示化後妻通肸響以警敎諸子吾曹修行能不悚然田叔淸眞惜不見大師如其一叩蓮花座決當存注雖然吾之有心即心即佛足下第精進如不肖得不墮落五年之後請以田叔見我大師他日伴侶不肖

深致意焉願言自愛大師傳刻成矣敬奉去四册足
下作敘另刻可以此爲據刻成寄我

與君典

足下間氣好男子弟徼天之幸旣稱同袍復忝眷屬
日夕恒懼墮落慙負大君子師真龕入觀弟亦謹以
辨香短疏往參承者多如故瑯琊公遂入關精進甚
勇大是如來之阿難太原公抱微恙尚爲七情所牽
非久當自解脫使者至自要上拜命之辱儀文過腆
何以堪此感激感激適貌得師真像二幀裝潢已成

留齋頭供養一春去知兄處尚少此爾日承令兄
老伯翁惠問幸爲一語謝私師真傳敬如來教刊版
二二矣開之自張公善卷來再宿官舍今向西湖去
喜此兄翛然遠踰超欲海入淨土且作頭陀行參蓋
此兄通透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乃樓居大出懺
悔語不俟即泫然下拜渠亦九頓首以謝我此去或
可保其不復作昔日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爾約以
月朔至婁上恭謁師覲報細君病乃東而且爲月圓
期當是師真噴其穢德未許溷彼蓮花座下上真慈

善他日儻不棄自新使還屬有郡司馬行部之冗草莫表章

白榆集卷之七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二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吾儕小人幸得依歸大道即湯火可蹈何論其他不貪不淫官亦何害如其有害亦非不肖所動心且世之犯忌諱亦多矣獨諱修身學道邪老母奉佛數十年久斷酒肉荆人蕭然荆布不愛繁華今姑婦日向大師趺座前焚香燃燭而學誦金剛心經都無所事

事不肖清羸寡所嗜好近習調心鍊性世緣漸空若是亟以已矣請以數年爲期尋盡山而隱跡此意決矣先生與吾師俱非可誕謾相欺者師傳不妨遂行幸長者亮之

與王問伯

承示宜真子傳事固奇文亦奇千寶之筆不足多矣復拜嘉惠種種非所敢當王臣王臣足下第益修青紫之業稱榮遂初返於大道如嬾殘之相李長源會須有職此儻亦尊公之意也天下天才藻逸泐是風

雖不婉王先生家兒代興之事今在足下勉旃勉勉旃

不佞官譽既薄文心復減邃慕玄理資似不近無一可望即得作一山澤之臞足矣平生緇衣之好實有之才美如足下良所傾心第泥涂之下不生青雲細人齒牙恐無為聽爾如何如何承命作宜眞子傳敘輒以一言上之足下敬我為我起居尊公大人及宗伯公父子聞王次公學憲先生抵家當遣一使過婁上荅絧布不一一不一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習靜調心間大有得毋自覩中來者無不心醉僕因恩塵勞幾成虛度長忍辜負師真接引為門下知人之累二六時中無論廣堂屋漏簿書湍燕車中枕上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名障慾根若不肯斷世上萬緣獨此二物為難除隆自學道以來凡可以去此二賊者真惟力是視隱而不發直以經歲隆方私自意念已遂降此魔偶有所感憯然動念乃知病根尚在特潛隱不發爾夫澄流不如清源治末不如芟本先生加功當進於此神秀云時拂塵埃六祖云本

來無物菩提正覺必歸六祖然神秀之旨何可廢也恐當以神秀為筏六祖為岸矣必以筏然後及岸必及岸然後舍筏不拂塵埃而直求無物有是理乎我聞有縛斯有解無縛何解今隆解而縛縛而解解而旋縛安在無縛無解一着于有即為有所縛一着于空即為空所縛不有不空之間又將何歸學道者所以成仙作佛也成仙作佛在去相也有之于世緣則世緣為相有意於成仙作佛則仙佛亦為相然不仙不佛而都忘之即又易牽於世緣故功亦大難云何

而可先生業逃於空谷萬緣盡屏隆方多歷外境日與萬緣涉奈何加功空谷易定而難於試外境易試而難於定苟身動而心靜則市廛亦深山身靜而心動則深山亦市廛今先生身心俱靜矣不知暗詧默省萬緣之中尚有一二足動念者不若非稍從境上一試過恐未可的然自信昔棲霞大師之所以論坐圜者可念也隆於種種塵慁中求清淨其功難於克大敵力去病根時時撲滅時時動念旋滅旋動旋動旋滅漸次降伏者往往有之此都自境上試覺其然

緣無如名障慾根之難去矣慾根是衆人所同名障是吾輩爲重若先生於此二者脫然道更何屬夫圓寂照了割水吹光燕發擬度經悟心性者聖賢居士之根也勤心苦行研磨煎滌繭絲牛毛計月計功者下劣凡夫之事也隆今退處于凡夫不敢徑希乎解脫如此不已儻微有進處以不負長者誠灰滅無恨昨於范府公所見師眞遺言不勝悚異中有曇氏再興之說爲是師眞乎爲是他人乎涅槃之日恨不得一頂禮佛足儻此時幸面授片語今日信心成就或

庶幾可望咫尺靈山不見世尊不肖機緣可知矣而又不得時時侍兩先生函丈下嗟天乎何絕我甯人之甚也夫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即心是佛僕當自勉然俯伏參承從古不廢僕今得數侍迦葉阿難即如奉世尊奈何天復閒之適自郡城回舟中兀坐一念起處無非兩先生所不能已巳遂作一箋投之門下敬以所疑求印善知識幸不惜德音師眞遺言已惠二冊不敢數以竿牘溷荊老幸道問訊

與君典

兄極遑遽之四日弟即遣一力來則尊駕已發矣其
人直追至吳門不及而還計此時已達宛上北行矣
於五月何日幸示知之昨元美先生有書云邇見長
安有報書宗伯公者欲令促兄速北兩王先生致此
意當是有見足下抱此瑰奇宜用于世此正大丈夫
表見之秋且　國家厚恩不可不報也願無首鼠更
望足下重發深思懷仁負義上畏神理下念人情事
無細大一以天下萬世之公處之雖飭繩墨之士雖
于開張倜儻豁達之夫難于細密寬然長厚者貴于

擧斷耿亮凱直者賞於和平故古今人物必以唐郭令公韓稚珪輩身兼數器為世完人足下念之勉仁而術淺志大而才疎用吾款誠亦足為　國家任一節而世無知者坐困小吏即今夢想惟有煙波所賴友朋傑然樹立光明俊偉以無絓後世文人學士之目吻然後退栖巖谷同修淨業弟當為足下豫結一茅爾入都與諸故人相見儻齒牙之餘偶及不肖幸為言弱生兩更災邑弟甘苦如蓼蟲外此非所敢望于游陽也相見未期臨書惋悵

與元美先生

讀法藏碎金稿收精詣幾探妙理復多名言真堪作吾道津梁僕無識竊以爲遠勝蘇黃諸君子譚禪宜其有殊勝靈響晚年當遂證果豈亦裴相國之宿緣邪經教之外若求禪書恐無出其右者願先生參之三經漸成長日掩關松風花雨時時北牕下無論著提心即與先生爲羲皇上人可乎某身雖有官心却無事訟堂嘈嘈亦蕭然時有北牕意心境兩寂情累不染虛靈生白漸入虛明則先生爲勝涼暄煩惱種

種者人隨事校勘實際磨鍊則余小子亦差可着力但久不獲一侍兩王先生未免以此動念爾法藏碎金手錄一過眞誥檢且逾半旬日可歸璧矣惟高僧傳都未寓目久留裴潰人精勤可喜敬謝凡夫之人久不擎見輙影退轉可憂也

與長安諸故人書

以某之不肖當三吳孔道當三吳則以令令而復連遭歲之不登憂勞積者所不忍言此而能一日安其身不即陷于大戮輙以爲難見有沉深有斂擬稍便

償其於吏道甚習世共指之曰能而或先某受不幸去某之三年畏途而得旦夕綴于大獄進寸退尺以自處于庸衆之間則區區特此一片心爾又數奉教大君子實不敢苟而夫氣有必化物有必壞世亦遞遷官豈常住惟能不內媿于此心卽有不幸大君子必見亮某之日有惴惴則亦不懼失此官而懼他日無以見大君子某今直以日爲歲視一令若桎梏之對靡身伏巨檻意在長林口非游辭心誠實際某始居此中頗不調于口口之不調則亦惟疎直之故

久之亦竟以疏直見寘今編戸謂某無他能以婦人小仁暱其民而縉紳先生亦多謂某無他直疏耳太行斬絶瞿唐磞湃固云地險亦由人自作今某猶用敎歛之愚且爲嬰兒且爲虛冊若是可得遂免乎大戮未邪要之求此心見亮于交遊者某之所切也此外可都置弗問矣幸大君子終惠敎之茲給由吏北上便布此裹言久疏問候者某爲遠方疏賤吏安義命當如是伏惟長者幷原之

與曾大司空

萬曆丁丑之歲某幸叨屬司馬职得數侍尊嚴荷相公不鄙夷小子採其虛聲收其蕪技賜以獎飾借以溫顏既總憲留都復蒙惠手書慰諭懇至自顧平生喜溢分涯恭惟老相公門下河嶽英靈乾坤間氣生應嘉運出為臣時忠勤磊落如武侯魁奇倜儻如汾陽明達凝重如晉公 沉毅渾厚如忠獻知幾有道又如文成鄴侯此真文武將相身兼數器風威稜稜偉材異人經濟之業論其大者即如西平九絲稜霄諸蠻之役運籌決策百發百中譬如庖丁提刀由基握

天焦勞誠款輿疾誓師開誠結下虛懷用人發謀鄭重當機立斷舉事萬全卒奏巨功拓土開疆殲彼部落奠我甿黎椎結望風讋王搏顙四夷震動邊陲晏然爲萬世之利其他鴻勛茂烈所至砰隱雖詩書所稱無以加兼以憐才下士惟恐弗及廣心洪度卓然古大臣風下視某等幺麽竪子寧有一足當相公者而覆茹包荒不難折節以成就後進如眞宰之鑪錘萬物滄海之爲百谷王一念精誠足貫日月此天下士之所以延頸想望歷膽輸心而不已者也某東海

緜生庸孱無能力不折秋蟲之股智不若鼯鼠之技平生讀書操管學為文章亦涉獵而不精空踈而無用令濫吹邑小吏兢兢為　國家守三尺罔敢訾疵以孱身躋行仰忝相公疇昔之知顧才智窮昧尺寸無聞百里不効他又何言而相公猶然眷念無已卽不肯得不感激自淬益勵初心雖才性有限命數已定不敢妄覬進取而視身守官無玷清議乃某之所可力勉者伏蕲相公終惠教之自去歲辱華札下及刻骨揑肩佇思一　修寸牘仰候台安而下吏卑瑣絫

戟森嚴消沮逡巡坎且不果無何敝邑故滎陽楊令云且北上謁相公長安僭附空械寄訊下執事而後楊令竟不成行復爾蹉跎卑職守分畏法又弗敢顓遣一介入京儼然修問每一念及秖益悚惶旣而踟躕展轉私念當今鉅人鴻德有如相公百代殊絕千古景仰假令生不同時猶將追風采而興羨抱史冊而長嗟慕義無窮執鞭靡及而況至人鉅公同時並出竊又得以侍眉宇承謦欬辱一言之譽其爲人生慶幸何如而乃局促泥塗裴徊岐路卷舌裹足意影

不前是鄙庸婾惰無志者之所爲某竊又耻之是致
與念懸思中夜永歎不能已已近有至自京師者以
平蠻奇勛全録見惠某長跽發讀之有以仰見相公
石畫神智安邊鄙益社稷成天地功不勝景慕敬誦
鄙語四章將以奉獻而卑職待罪兩邑任滿二載適
給由吏役北上迺偕削一牘再拜北向械付下吏進
之門下奏樂天都運水河伯其爲惶懼非言所宣伏
乞大君子鑒而容之某不任殞越聽仰之至

奉徐大宗伯

去歲有自　京師還者具言相公謬知不肖某拳拳德意甚悉某惴焉循省私念樗散下材雅乏當世之譽雲泥路隔某於相公又無一日之雅安所得齒人豎儒而稱之竊意傳者誤爾已而龐孝廉至自都下間語不肖以故某始[illegible][illegible]動色搓覓千古曠蕩之知遊神域外辨氣斗間如司空鑒物遂望而知匪惟知之又力為游揚而推轂之此非世之明智神人不能以寥廓得士非其人之果才且賢不足以當此異常之知顧某何人幸遘此遇恭惟相公閣下學貫天人

文掩今古德合溟涬情符太上功成天地名在華夷貞所謂身兼數器間氣偉人向風慕義者海内延頸而某生平之景跂鴻鉅眞懇如調饑毋思以姓名一通于大君子不可得乃不意一旦受此特達之知于門下且又不假紹介無所因緣而特恩異數驟加于綫線之夫昔者管鮑稱千載相知後世罕及然亦必俟交久知深未有若某之于相公者也相公天下完晃人物恍衡苟受其知即綫線之夫遂且揚眉抗手而齒于人數雖有瑕纇亦將藉以自掩陽春吹萬直

宰鑪錘長養成就爲德匪小雖至愚鄙能不銜恩感激之私殆非筆札所盡顧獨念相公知人詎欲其人之感恩即有感恩亦不在牙吻間津津自道某又畏法奉公安賤里之分長安故人寒暄疎闊以故久念德意中心藏之逡巡不一自通者兩歲于茲既而展轉私度寥寥宇宙知己寔難眇焉小子實無所短長而僥倖荷大君子之破格奬拔以立于廿方之司空則身非實劍擬之管鮑則情非故交如此而猶悍然漠然曾無一語以道向往即相公盛德包容不責報

𤸫壽廿八豈復人情哉所以踟躕徬徨中夜興歎而不能已已某最不肖束髮讀書粗習文藝才乏用世學媿通方志芳而性拙心仁而術疎其中空虛了無足採及通籍領邑頗上初出涉世寡昧皆瞀倀倀無之徒以一念款誠自託于父老子弟之上而賴故小邑俗沿簡朴久之而父老子弟咸安其拙其與不肖真如一體驩然無間以得免于大戾上而監司下而黔首業已相安無復他志居無何而青浦之 命從中出戒行之日黜矣銷魂雖去其骨肉親戚不啻也比

人吳吳素號文物都會聲華茂盛甲天下而不肖某以愚直之性處之事煩難理賦重難完多口難調羣情難揣舉事周章大以窘步而某之區區愚鄙固守不變責戾良多久之亦漸亮而見寬今亦且稍安其拙不肖之前後履歷如此　既荷大君子知己之恩或不嫌一吐胸臆至如相公之所推轂某者無一字此捫心顧影長恐一朝跲蹶負知己是用蚤夜刻厲罔敢自穢　自棄相公神識諸當瞭然始終恩誼而成全之是在相公留意某不敢干自頂至踵敢忘斯德

茲因待罪兩邑任滿三載遣小吏給由北上便布寸
緘北嚮頓首敬候台福所恃知已在上鄭重其辭藎
矜悽慢仰溷尊嚴某不任祗懼戰汗感激之至

與管登之

某竊聞之丈夫之槩有仁者得之昌黎而與其上者
異丈夫者得志則弘經世之略沉毅不發當機立斷
仁誠而術高才鉅而心細嚴而有度濶而罔踈光明
磊落皦如日星屹如衡岱流照天壤遺榮後來不得
志則抗出世之操青崖當門白雲度牖引蘿月而爲

偶聽山泉而洗心擷百家之菁華悉二氏之同異絕嗜寡欲宴心寂照道臻希夷名書帝籙快哉此兩者略盡豪傑生平之大都古惟郭令公韓忠獻諸君寅鴻業于史冊箕谷富春天台華山諸君標高韻于煙霞各擅其微罕能相兼兼之者世獨稱文成鄴侯又白香山蘇子瞻廟堂籌策雖遜郭韓巖穴風流不減天隱世並高之念之則清肌骨譚之則香齒牙若夫高牙大纛粉白黛綠又何稱焉昌黎夫亦猶有意之心乎至如吮毫禿穎腐腸嘔心工雕蟲之技纖藻繪

之聲抑亦細矣進可郭韓退可天隱經世出世惟其所遭求之當代則有登之先生其人焉今登之名滿寓內雖童子授一編者咸識先生爲曠古之傑何所事不肖之稱之也不肖自入吳來既賤且冗古之爲守令者職事而所閒覽其境內山川折節下賢人高士以爲美譚而今則爲世大禁又古之吏治貴清靜今之吏治貴苛細簿書敲朴足了一日固無暇爲風流標致之事某之入吳無論虎丘寒山石湖凌屋諸勝迄莫能至即所謂九峰三泖近在履舄之下亦

經年而不一寓目遊客文士惠然投刺于門未嘗不為倒屣苟其人抱龍丘之節畏陽喬之名匿跡收聲長嘯於表多不及先風塵溷人侵尋作俗吏面孔負當世大雅之器如先生下至田夫婦孺猶能知之某亦有耳目腹腸庸得憒憒乃爾吳中高流又有趙太史與先生雙起朗映並稱南金僕之傾注一也久望壓冗末一論心比之不登寒山虎丘尤為缺事某雖不肖雌伏卑棲猶得北面婁東雁行檇李嚴事海陵締好宣城蹇拙之夫幸以拙收于當世之豪傑往上

期保歲寒勳引管鮑則以僕才性雖踈而肝膽頗實友朋不棄職此之由乃不謂百里而失登之及天水公兩先生邈然吳越也僕學不知古智不諧俗經世出世兩俱泯然業為浮世一大瓠性亦簡澹了無嗜好獨有折節賢豪一念未灰爾每懷高風情不能已敢遺一介將菲械道其慺慺之悰于門下伏惟高明鑒原職事作苦無由倚櫂闔閭城下一造精廬書恭神馳先生儻有意乎請以執鞭從事

與瞿睿夫

向承仁兄手自削牘縷縷百千言吐肝瀝膽同氣有加弟毋一披雙涕輒隕關山迢遞吏事艱虞南鴻久疎非斗在望友道非缺心素多違春間僅得于庸洲公行致一牋而府公單舸遄發草草數行含鬱之際又復不盡回思往日邈矣千秋仁兄之事不審此案作何處分方今 聖明御世賢相匡時如捧大明下照幽隱譬為雲漢以潤焦枯豈應使才名忠信之士久在覆盆計仁兄必且滌雪宿垢飛揚嘉聲與諸君子窺圖書于秘府識豪傑于東觀而弟故遠莫能知

爾幸不惜一言見慰第三年作吏兩更劇邑精力銷亡神識疲耗鬢半蒼然體僅而黃年才四十殆已成翁親朋相驚何至作如此狀此某之職事應爾復何置辭獨向故人言其近履如此

與張陽和太史

某不肖竊祿兩邑任滿三載治行無聞罪狀甚著仰仗門下寵靈幸免黜罰例得以二親之 恩命請上干 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所誤 制詞應出門下大手筆以此長跽櫛情披瀝陳 懇伏惟門下少加階

氣文章鉅公片語兩金四海共寶儻蒙不鄙夷小子
俯賜一言慰先嚴于下泉光垂白于堂上其自茲不肖
而下以及子孫世食明德其何敢忘下情叵切伏冀
大君子垂仁採納某不任瞻仰殞越頂戴之至

奉陸大宗伯

先生道登希夷心懷太上海內欲丐其言不可得得
單語隻字輙比瓊雲乃為余小子操瀕伏讀名篇冲
雅和粹如其為人千秋而下想見眉宇拜大人長者
榮施傳之子孫當為世寶感激之悰非言所宣塡溯

路僧以馮吉士書來索藏經閣記鄉乃勝地靈區又先生作大檀越其上何物小子敢爾漫語其以點太湖之石也顧獨念長水標秀蒲先生會靈嶽瀆使小子得以一言廁其間行且與赤烏之禪同不朽固不肖之所攘臂欲前者是以忘其淺陋僭紀盛事敬請教門下伏惟大賜繩削去其冗長正其謬誤毋匿醜訐藉粉澤某在下風以俟嘉命

與倪鄞丞

明臺江右之政高于古人天下有耳有目者莫誰不

見聞方期出入瑣闥敭歷清華以茂明德業用康彊又耄是　朝廷之所以優勞臣子之所以益砥節也不意蹭蹬于時僅以需次量移郡貳一官方遷四海稱屈乃今復蒙此聲也何武之去與思爵不酬伐陽城之政非拙罰則已苟某聞報駭愕撫腕腐心雖連叩閽人恩欲一登堦序問其寒暄吐其煩憊而貴體尚在卧痾咫尺不見恩府俯仰天地悲愴古今世路無媒造物難詰仕宦如此眞使人竹帛心灰靈念起謹遣吏恭候貴體無恙未風雲未期升沉有命

一官幻泡人生亦浮得意恒有可喜失馬安知非福況公論久而後定天理晦而後明伏願我公以從容寛舒處之從古賢人君子多于此處着力某猥以下情激切不自知其放言至此不任殞越瞻仰之至

與孫文融吏部

追維昔者旅食長安得御大雅輒荷許義金石壽盟歲寒每捧讀南國詩人之句實感知己雖齊相之識然明司空之賞士衛方斯豈如顧某何人足以當此一出都門遂困世法言念大義何能去懷而明公即

轉天曹地位清嚴聽仰台階如叩閶闔嘗思一修寒暄逡巡不敢亦知明公忠信敢亮善體下情某之濶焉久不通訊必且以知命安分見寬必不以為簡盍某愚而畏法私計遠方疎賤吏斷無奏刺天曹諸公之理以故跼蹐久之已而謀之所親信者謂雲霄故人苟無私情寒暄不廢嵇生雖嬾猶過尺素山公某嬾不敢同于叔夜而音問久疎洵謹畏之過矧明公廣休休之德躬吐握之風天下士延頸而望交口而贊恨不得一當孫先生某雖不肖猶嘗辱門下一日

之知誠不當以踈賤爲解顧方今　聖明在上百度肅清某爲守土小吏無故不敢遣一价入都存其故人于數千里外每與思念輒復踟蹰三年不將一字一日而腸九回矣恭聞明公德業日崇華實並茂當宁欽重倚爲蓍龜他日文章藏于名山勲庸勒于鍾鼎誠哉河嶽英靈鳳麐上瑞甚盛甚盛某自遭清範勞苦備嘗才不足以立名智不足以諧俗執其固陋日以纍拙第必不敢自虐游泥以辱知己伏望明公終而教之某待罪三載茲當給由例得遣吏賫文赴

部便布空械敬問台福家有老親今年八十有三將以仰希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伏惟明公以孝治天下某奉職雖無狀僅幸錄其三年犬馬微勞俯賜提挍其自老親而下實拜恩休某不任頂戴殞越之至

與顧益卿少參

近閱邸報知明公移參浙藩私心殊爲故鄉諸父老識喜謂今者皇甫度遼在邊東人庶幾息肩時矣而嘉則先生書來謂使節以八月過吳門久不得的耗

滬上海漕方伯至乃知旌于業巳東下某不能懸解
印綬修頁琴之役于金閶道上惋悵何如敬以二詩
及小集遣一急足奉候使君又弗敢趨俗調用樸遨
小禮區區之衷望明公亮察

與王百穀

不佞點臺簡則不成其爲渤海滂省牘則不成其爲
勾肩進退失據大足資人談柄然震且亦寥廓當世
似不可無此拓落令牧點　聖朝摽異林壑纖悉之
士沾沾一官世豈少哉適見潘方伯云足下盛言示

俟甘心黨人無所悔可謂我鮑子欲下拜敬羡挂冠
事總類賀老而勇決過之吾曹賴此公生色佛爲賊
誄七章敬書一扇奉去求教未得識麦君辱惠閒先
及又足下爲之言當有以慰藉之聞益卿使君過吳
門亦以一札往嘉則欲往看小君山然後飲慧山泉
曾孫是家吳門不帶水隔咫尺不見佳人幾一歲餘
長江君練使我魂銷

與麦稚哲

門下博物好古爲當世冠司空李鄭侯僕雅嚮往由

半去吳興百里而近天目落眼谿雲如畫想見使君
廬囊糾帽徜徉長松修竹之下吏牘使人不能以賤
姓名一通欵曲門下乃辱惠問先及掩面自慙其中
歲不聞道涉歷世艱流浪苦海宦旣拓落學植亦荒
惟日夜思逃深山以自寬則又奈此世網何所諭
皇明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内鴻儒鉅筆光此盛美
僕如學語新鸎冷冷調舌花邊柳外可耳惡得奏諸
九天厥端之側重其羞澁也然門下有命義不可辭
容勉綴以進亦將藉此爲請教之地僕生平尺牘多

散漫不收今小集中僅僅存其近札門下方廣蒐輯瑚木難大秦明月而欲溷以魚目河邪率爾奉復百不宣

荅王敬美道兄

快讀七絕深秀幽峭使原倡無色又讀關洛紀遊閟嚴險絕直與嵩華二嶽摽勝千古卓哉此道通神極玄可以無憾再覩先生發難潤師從生得無生以幻修幻步入嶺雲盡坐深山月空莫怪相逢易分手扁舟不住是禪心此名正知見大覺悟卽未入綿竹山

豈遂領西來宗旨邪文章道勝從悟入得之又何
其神奇乃爾先生再來人不獨為吾師甄收兼為
貞所重使節西征布衣東下出函關渡龍門涉黃河
輕軒冕如土等四大若浮高明勇猛如此固知大師
天眼不失人濃豔氣盡恬惔立躋道應在眉睫間矣
某下材淺器方困世網石火煎人何從擗脫讀公文
章占公道氣真作天際真人想飢渴之懷非敢誑語
願言努力精進務期舍筏勇退何為幸深念之凡夫
効忠聖賢大可笑爾辱委敘新刻當勉附青雲忽忽

先生刻見和七絕于卷末因自校勘此即名根何緣與公共刻除之嘉惠過崇破例登拜敬謝

與鳳洲先生

聞先生今者脩道益大精進喜慰無量某近奉上命有犧畝之役蒙犯霜露郊行野宿至勤劬矣然亦以此得稍寓目境内招提山水差足自娛適至黄渡問土人云此中去婁上卅里而近便欲微服間行一訪先生覲中第念觀察使者在蹤跡不可自秘又恐先生不欲某有此行也以此彷徨踟躕不敢前而思念

先生情與業務不可已万匏繫縣中既失致輕出今以公役遍歷四鄉在外且久封壤相接烟火相望而咫尺不一涉虎谿則膝行望風更何日之有屈屈欲以此保頭上冠將千秋萬歲亡恙邪敬待命郊外惟先生進退之舟中得四懷詩未及印公亦見向往一書兩牋其二上記室一投印公又白鏹壹星送印公一齋之需乞先生爲之轉致不盡懸懸

與鄭石先生

大師顯化綿竹此言得之范司理司理得之張無錫

無錫君業遣家僮還蜀訪的信非久士到蓋張乃蜀人也其詳具廷尉先生前日書中想達左右矣其近以屐畝之役久在郊外相望婁江欲操一小舠運造精廬一侍玄論而還顧身為小吏舉動不敢輕率又恐非先生所欲也裴徊岐路欲行不前神則脉脉往矣嬲望咫尺一别兩年區區顧惜微官謹守世法欲行畏彼嗤癡夙夜牽於多露人生蹢躅如此令人不歎吾邑中無輕出之理今業越在郊野即便道一過存先生似無所不可謹先使人奉問惟長者命之速

香二觔五兩檀香一觔降香一觔奉觀中清齋之用

予爲醫存舟中與懷恭誤小詩四章書一幅請教正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僊又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靈直是恢恢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涸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

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蓋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眞靜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專實有此二義即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塲閑氣此悠悠之徒所關繫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

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肯絕
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
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歐勸之中
時時照管時時磨煉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
亂物去即清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敢
謂遂已近道顧既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
質之高明且顧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然自今
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誠多及此語不
審足下以爲何如嘉美自秦中還者關洛絕遊屬不

自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覩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陽野廣興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與楊伯翼

讀足下近作如吸日月之華秀爽欲絕僕居吳會得縱觀海內作者如林林語工者格卑氣勁者味短尚纖濃則乏風骨吐胸臆則傷體裁作如牛毛合如麟角罕有當意者每得卿詩便驚異實乃知天之賦才故自不同不佞沈溺此道年來積苦思欲罷棄雕龍繼

華返素至手瑤篇不覺精態復生矣不使久厭塵垢
奈此苦海一旦誤收于至人如赤日渴夫驟飲清涼
水不自知其相入也吾師再來人成就乃爾我輩五
欲凡夫謂何容易語云種穀得粮種蘭得香蘭穀不
成猶勝棘刺從此寡慾簡緣道何負於人哉若謂仙
凡有骨非力學所致大道無成不如退就五慾他日
兩失之則非通論也依于大道力修清淨成則上善
不成猶藉以寡過清淨冲漠久乃益真聲利醲華味
短易盡足下所知也大道如底其朗如月上智凡夫

所共由烏得謂爲軒轅廣成老氏伯陽之私物世人必不可學學之輙以爲天下笑也佛氏言衆生亦有佛性儒者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在慧業文人可知矣神僊傳列仙傳今班班可考沖舉尸解其事爛然六合內外以其耳目之所未嘗經而不肯信今業經耳目矣而不信如故即又可奈何茫茫震旦有上帝有岳瀆有人物而獨無神仙邪鄙儒之言天下豈有神仙盡幻妄耳既無神仙胡得獨有幻妄也足下高明人言下當悟中歲學道僕以爲晚文人才子少不聞

道老行五欲無論入道此豈男子之雅致美談哉與
言若狂我心耿耿

與李山人

新詩日就約略當其得意何必減杜少陵足下無非
生之傲何善鼓盆如此有小兒女夜半索梨栗得無
攪足下詩思乎往得讀祭山人曇師詩清遠足賞惜
不多見甬句東近多奇物僕出門幾大易寒暑後來
之秀咄咄逼人不知四明山作何狀出詩大靈怪乃
滿